

热历史

观黄河铁牛 赏盛唐“牛气”

□王学涛

黄河中游东岸的蒲津渡遗址上,4尊铁牛排成两排,面向黄河,怒目圆睁,侧耳聆听,前腿蹬,后腿蹲,一幅“沧桑未改牛脾气,进退还凭铁骨头”的气势。它们已近1300岁。

中国桥梁专家唐寰澄认为,它们不同于扬军阵、耀帝威的秦兵马俑;亦不同于宣佛法、炫珍宝的释迦舍利;也不同于讲五行、为厌胜的镇水石犀。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伟大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的无价之宝。

因国家工程而生

蒲津渡历史悠久,是古代黄河中游一个重要的渡口,曾是运送粮食、盐、铁等物资的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蒲津浮桥原为竹索连舟浮桥,用木桩做地锚,春天黄河冰凌解冻后很容易将浮桥冲坏,不仅劳民伤财,还给两岸交通带来不便。唐开元年间,唐王朝国力强盛,生铁产量已很丰富,有条件用在工程上做浮桥地锚。

于是,唐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倾国力,派中书令张说主持修建新的蒲津浮桥,在两岸各铸4尊铁牛为固定地锚,改“竹缆连舟”为“铁索连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牛是镇水神兽,这8尊铁牛出生时就被寄予了守护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

一时间,能工巧匠汇聚于此,人声鼎沸,烟尘滚滚,热火朝天地铸造以铁牛为代表的铁器群。他们以黄蜡雕塑造型,将澄泥涂于蜡模外,用火烘烤,待泥模烘干后,将蜡液排出,再堵住排出口,灌入洪流般火热铁水,当铁水凝固后打碎泥范,铁牛顺利成型。

据测算,这4尊铁牛每尊重达45吨至75吨不等,长约300厘米,宽约110厘米,高约150厘米。每尊牛的后部有一横轴,长220厘米,轴头有不同纹饰。这批铁器群为低硫低硅灰口铁,是木炭冶铸的产物。

“这是一项国家工程,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曾负责铁牛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永



▲黄河大铁牛 (资料图)

生说。

坚守岗位500年

“铁牛造型非常写实,选用的是我们当地晋南大黄牛的造型,看上去憨厚朴实,又有大唐雄浑厚重的气势。”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尉会萍说。

和铁牛配套的还有铁人、铁山、铁墩、七星状铁柱等。其中,最有趣的是个头高大的铁人们,形态、表情各异,极为生动。每尊铁人高约1.9米,有的形象轮廓分明,眼睛大,颧骨较高,嘴唇丰厚,袒胸赤膊,下身穿着围裙;有的则着典型的唐朝服饰。他们双手呈握器物状,两拳成孔,可能当年拿着“工具”。目前他们的身份还不能确定。

这批铁牛可不是普通的牛,它们身下斜柱桩的构造和作用在古代桥梁工程的典范。每尊铁牛下方,有和牛身相连的6根长铁柱,倾斜度达35度到45度,牢牢扎入地下。柱桩均在1.5米左右距离出现反向伸出的“出脚”,增大了前后、左右、上下活动的阻力,保证了上部铁牛的稳定、坚固,使其可以承受来自浮桥的水平拉力。然而,面对黄河的惊涛骇浪,铁牛难免有沉浮。宋朝时,8只大铁牛被大水冲走,陷入河底的淤泥。为重修浮桥,当时出色的工程学家怀丙和尚利用浮力打捞起它们。这个故事后来被编入课本,铁牛也因此家喻户晓。

专家们考证,在对蒲津渡浮桥不断维护下,黄河两岸8尊铁牛坚守岗

位约500年,直到浮桥被金元战火毁掉,它们才卸下肩头重担。

传承大唐文化

清代蒲州知府周景柱在《开元铁牛铭》中记载,蒲西郭外黄河之岸侧,有铁牛四,自唐开元中所铸凡八,其四在秦之朝邑,东西分向,用以维河桥。及金元世,桥废渡绝,而牛之存者如故,阅千有余岁矣。

面对历经沧桑的大铁牛,周景柱发思古之悠情,加强文物保护,修筑了保护铁牛遗迹的青砖护卫墙。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发生在铁牛脚下这片土地。随着黄河向西改道,20世纪40年代,铁牛渐渐没入泥沙。

永济市博物馆原馆长樊旺林坚信铁牛的存在。他深入黄河滩涂探查、到民间走访,1988年正式寻找铁牛。一年后,黄河东岸的4尊铁牛,连同铁人、铁山、铁柱等面世,樊旺林百感交集,流下激动的热泪。目前,黄河西岸的铁器群仍沉没在泥沙中。

由于靠近黄河,空气潮湿,地下渗水不断,出土后的铁牛等腐蚀严重,锈迹斑斑。铁牛的保护工作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1991年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又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

2001年,“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完成,铁器群在发掘原址上被提升了12.2米进行保护展示。

(《新华每日电讯》)

生活史

煎饼果子

□吴裕成

煎饼果子是津门名小吃。用于它的量词,有言道“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煎饼果子为嘛论套?铛上摊饼成形,放上果子,饼先一叠,抹了酱,撒了葱末,再卷起来,不是果子、煎饼两拿着,而是卷成套。这一卷,便卷出了可口的味道、快餐式的便捷。

山东人好吃大葱,还蘸上酱,用煎饼裹着一起咬嚼,一句“煎饼卷大葱”,语气和吃相都豪爽。

蒲松龄曾写《煎饼赋》:“煎饼之制,何代斯兴?漉含米豆,磨如胶饧(糊状,原料浸泡磨制,所谓水磨。括号内文字,引者所加,下同)。扒须两歧之势(摊制工具形如丁字),釜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淪(舀一勺,倒在热铛上,激出声响),乃急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蚁行(摊制工具在铛上麻利地转圈画圆),黄白忽变,斯须而成……”这场景这操作,至今在津城的煎饼果子摊位前仍是司空见惯。

关键还在那个“卷”。别小看山东人的煎饼卷大葱,这可是一种颇具传播力的食品范式。这“卷”,在天津,卷出了煎饼果子,葱细化为末,面酱仍保留。在北京,这“卷”被移上餐桌,单层小薄饼卷烤鸭,切葱为丝,酱增了甜;一不做二不休,还捎带鼓捣出个“京酱肉丝”,肉丝、葱丝一同卷。聊斋先生《煎饼赋》,有句“效得酱于仲尼,仿缩葱于侯氏”,又言“夹以脂肪相半之豚肋”,煎饼卷葱也卷肉。如此看来,倒是煎饼卷果子的搭配,于卷菜卷肉之外,开了新境界。

(《今晚报》)

唐诗里的“雪”

□赵雨

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从军行》,突出了文人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戍边将士气吞山河的精神面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现了出征将士冒着大雪同敌人搏斗的顽强无畏精神和战鼓激励下奋勇杀敌的壮志豪情。全诗仅40字,却描写了文人投笔从戎、参加战斗的全过程,揭示了每个男儿切实履行自己“保家卫国”的职责是道义所在。

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中的“雪山”包含了丰富的感情,有戍边将士对边防的关注、对自己担负着保家卫国责任的自豪,也有边疆环境恶劣、将士戍边生活艰苦的孤寂心情,种种感情都融进了苍凉辽阔、迷茫昏暗的景象中。

盛唐另一位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于唐天宝六年送别琴师好友董庭兰时创作了《别董大二首》,诗曰:“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一般地,赠别诗篇多为凄清缠绵、低徊留恋之作品,但高适写别离却胸襟开阔、雄壮豪迈,一扫缠绵幽怨的老调,日暮天寒、大雪纷飞,本来极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但高适笔下的“雪”,用以衬托北方境界的阔远渺茫,全无凄苦寒凉之意。诗人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程,迎接未来。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堪称是对董庭兰最大的劝慰,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的心志和斗志。

(《西安晚报》)

文史拾零 《西游记》里沙僧住的“流沙河”到底在哪?

□广雅

《西游记》第二十二回有这样的描写:唐僧师徒三人行过黄风岭,来到一片平阳之地,只见一道大水狂澜,浑波涌浪,师徒们惊叹不已。但见岸上有一块石碑,上有三个篆字,乃“流沙河”,腹上有小小四行真字:“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

浩浩茫茫八百里“流沙河”在何处?许多学者认为,唐僧收沙僧的“流沙河”应是张掖的“大沙河”或新疆的开都河。唐僧西天取经往返都经过张掖,在张掖也确实留下了许多和“西游记”有关的遗迹和历史文

化。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临泽境内的黑河岸边,的确曾有一块石碑,上书“弱水三千里,自古无人烟”。在黑河东岸,早年也有块石碑,上刻“通天河”三个大字,下有两行小字,右为“径过八百里”,左为“亘古少人行”。这说明张掖“流沙河”古已有之,且这些资料记载中“流沙河”的情形与《西游记》描写的颇为相似。

那么古代碑文中记载的张掖“流沙河”究竟指哪条河流呢?它就是张掖市临泽县的大沙河,古称呼罗河,又名梨园河,大沙河是梨园河出山入川后的别称。这条河源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锅盖沟,自孤山子入临泽县境。由于上游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入川后因河道平坦,大量的泥沙开始沉积,因此称为“流沙河”。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公元630年,唐僧取经路过开都河,因水大草深,遍地是毒蛇无法通行,这条河据称就是《西游记》中的流沙河。开都河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北部焉耆回族自治县,唐朝时属于古国焉耆。此河发源于天山中部,汇入博斯腾湖。而在流沙河兴风作浪的沙僧据书中描述,是个红头发的妖怪,红发蓬松,这恰是西方人的发色特征,从这点上看,新疆焉耆的开都河是《西游记》中的流沙河也有可能。

(《兰州晨报》)